

# 中國“走線客”大批涌入 衝擊華人就業市場



洛杉磯丁胖子廣場找工作、住宿的人群

“一年前,我每個月能賺 6000 多。但隨著非法移民的到來,(現在)每個月只有 4000 多。”此前一直在美國加州西科維納(West Covina)按摩店工作的魏麗告訴美國之音。魏麗今年 48 歲,因為賺錢少了,2023 年 11 月份從按摩店辭職。她表示,因為非法移民,特別是中國“走線客”的到來,華人按摩店女工收入減少或者直接找不到工作。

“一天 100 多。以前一天能做 6、7 個客人。因店裡招工增多,分給每個人只有 3、4 個客人,”她說,“原來 50 多歲都能找到活,現在要求 40 歲以下。”魏麗告訴美國之音。

自 2019 年新冠疫情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歷盡艱辛,穿越巴拿馬雨林,最終抵達美國南部邊境。這些人被稱為“走線客”。根據《華爾街日報》7 月 19 日援引的美國海關邊境保護局的數據,去年 10 月份截至今年 6 月份,美國執法當局在南部邊境扣留了約 3 萬 3508 名中國移民。這一數字在上一財政年度為 2 萬 4314 人,再上一個財政年度為 2176 人。

這些非法的中國移民抵達美國後,因為語言和身份問題,大多數人通常會前往華人口比較密集的加州和紐約地區,並以低廉的工資

進入建築、餐飲、美甲等低端服務行業,從而導致當地的華人就業市場競爭激烈,進而造成工資水平大幅下跌。洛杉磯華人就業市場競爭激烈

洛杉磯丁胖子廣場是中國“走線客”來到洛杉磯的打卡第一站。洛杉磯丁胖子廣場附近的金鑰匙職業介紹中心負責人若梅告訴美國之音,從 2023 年年中開始,她接待的來找工作的人中,大部分都是沒有身份的人,他們佔據了市場上 70%-80% 的工作份額。

她解釋說,很多人選擇住在丁胖子廣場附近,就是因為洛杉磯有職業介紹所幫助介紹工作。紐約的情況也類似,紐約市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唐人街,這裡是美國華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走線客”聚集的地方。據報道,在法拉盛的職業介紹所,牆上甚至用中文寫著“歡迎沒有適當身份的人”。

若梅認為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加州,對有合法身份的正式移民造成了極大影響。若梅指出,以前一些老員工,如炒鍋、油鍋、司機、按摩工等,他們有身份和技術,找工作很容易,但現在他們都失業了,因為非法移民取代了他們。尤其是那些超過 60 歲、甚至 57 歲以上的人,很難再找到工作。“老闆現在都要那些年輕的、聰明的、機靈的、幹活麻利的,有些沒有身份的也願意讓他們去試試。”她說。

丁胖子廣場附近珍珍職介所工作的劉安琪也表示,非法入境者打亂了洛杉磯華人就業市場的供需平衡。由於大量人員涌入,就業崗位嚴重不足,導致許多人被閒置。“現在各種工作,比如餐館、按摩、裝修等都不好找,老闆的要求越來越高,年齡要求也越來越苛刻。”劉安琪告訴

美國之音。

劉安琪稱,以前從未出現過這種情況。比如餐館打雜的工作,過去大多是 60 歲以上的男性在做,現在基本都是 20 多歲到 30 歲的人在做。以前按摩店的員工多為 50 多歲至 60 歲的阿姨,現在按摩店只要 20 多歲至 30 多歲的,40 歲的都不要。

### 工資大幅下降

劉安琪說,隨著非法入境人數的暴增,洛杉磯華人就業市場的工資在暴跌。

“自 2024 年春節以後,工資嚴重下跌。……以前打掃衛生的阿姨工資一天 150 以上,現在一天只有 100。疫情期間餐館打雜的工資是 4500(美元),現在是 2500。在碼頭卸貨櫃以前正常工資是 180-220,現在一天只有 120。”劉安琪說。

在洛杉磯帕薩迪納(Pasadena)和市中心(Downtown LA)從事 Uber 送餐工作的伊娃·陳(Eva Chen)告訴美國之音,她從事送餐工作一年多,但現在送餐市場非常糟糕。

“現在找工作真的很難,以前付時薪的工作沒人找,現在時薪 18 的工作一大堆人搶。”伊娃·陳說,“這些人來了之後把有身份的人工資壓低,競爭壓力變大,尤其從今年年初,送餐的訂單很少,有些單甚至不夠一趟的油錢。”

27 歲的杜培源來自中國雲南省,去年 6 月份非法入境到美國。他解釋了自己為什麼要接受比正常工資低的工作。

“因為不會英文,連服務員都做不了。”杜培源說。他說,在餐廳打工很辛苦,工作時間也比較長。他稱自己目前沒有工卡,目前已經換了 4 份工作。

加州阿罕布拉市(Alhambra)的艾味居餐館老闆艾健表示,新移民來了以後,出現大部分人來到店裡諮詢,尤其是今年,招工變得特別容易。“這些人來了之後找不到工作,時間長了要支付小旅館和吃飯的費用,他們來餐館找工作,主動

提出工資少給點也可以。”艾健說。

艾健指出,非法入境者申請完庇護 5 個月就能拿到工卡,對原本在美國的華人影響很大,尤其是在送餐、Uber 等行業,衝擊非常大。現在這些行業由於競爭激烈,掙錢變得很困難。

### “走線客”給行業與社會帶來混亂?

“走線客”的到來除了給洛杉磯的華人就業市場帶來影響外,一些人認為,由於盜竊和欺詐行為增多,還對當地的社會治安造成影響。

在南卡羅來納州經營中餐館的老闆亨利·黃(Henry Huang)表示告訴美國之音,由於非法入境者在工作中引發的混亂,紐約的雇主同行和中介公司都不敢僱用這些人。“他們在餐廳工作時,干一點活偷一點東西,或者故意摔倒來騙取賠償。”黃亨利告訴美國之音,“華人企業不容易,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紮根國外。”

舊金山川菜館(The Mandarin)的老闆劉力(Nee Lau)說,他不贊成餐館僱用非法入境者。“走線來的人增多以後,招工變容易了,但是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很多和你想象的不一樣。有些人來之前說是科班,來了之後才知道在村里炒了幾年菜。”他說。

他還表示,“沒身份的人 10 個里 8 個都會鬧事。”

金鑰匙職業介紹中心負責人若梅提到,一個自稱丁胖子“金牌講師”的抖音號教人舉報老闆,讓洛杉磯的老闆們很生氣和傷心,導致老闆們不再要沒有工卡的人。

“這種情況從 2023 年的年中一直持續到 2024 年初,老闆堅持不要走線的,哪怕多開工資,也堅決不給自己找麻煩。”她說。

非法移民,包括華人非法移民,已經引發美國政界的關注。美國國土安全部本月初表示,美國政府不久前使用一架大型包機將非法入境美國 116 名中國人遣返回國。這是美國自 2018 年以來首次遣返中國非法移民。此舉引發了美國華人社群的高度關注。新聞來源:美國之音

# 文化衝擊:美國人遇到中國留子 有時也挺無助

不管在外國待了多久,受到文化衝擊對於留子來說,就像呼吸一樣簡單。但是,隨著來美國求學的中國留子越來越多,和他們互動的美國人,是不是也會被留子們“反向文化衝擊”呢?來,咱們盤點一波來自神秘東方的留子,給美國人帶來的小小震撼……

印度裔小哥 Neil 一直覺得中國留學生是一種很好玩的生物。

一方面,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英語是如此之好,好到他這個多語言者,覺得自己的大部分同胞是沒辦法像中國留子一樣幾乎毫無母語口音地講話;另一方面,雖然口音幾乎能以假亂真,但留子們某些社交場合又會出現一些非常神奇的腦回路。

比如他大一代數課的 TA,看起來是個非常忠厚老實的中國人,總是笑呵呵的。但是在 Neil 在他的 review session 掏出作業之後,TA 和藹親切地問道:What's your problem?

Neil:找茬?

(What's your problem 在美國語境中類似“你有什么毛病/你沒事吧”,類似的情況可以說 How can I help you?)

還有,他們似乎不知道怎麼回答“How is it going?”雖然 Neil 自己也不在意(他和他的兄弟們路上問完 How's it going 之後基本不回答直接切入正題),但有一次學校里,Neil 碰見班里的另一個中國留子,就喊了句 How's it going 時,對方自信答道:Going home!

不是……算了就當風沒聽清。這樣已讀亂回的情況還有很多。一次 Neil 在和其他幾個中國留子放著一包 family size 的薯片一邊吃一邊復習,後來 Neil 吃飽了,留子問他還要不要,Neil 隨口說了句 I'm good. 結果對方熱情地把袋子塞到他手里……

此外,Neil 發現每個留子都有著重新定義英文的一詞多用。一次和中國留子去咖啡店,兩邊點好飲品後對方問他,where's the tube? 一臉真誠。Neil 在震驚中看著 ta 比比劃劃半天,才明白對方要找的是吸管(straw)。

除此之外,Neil 聽過的中國留子賦予新意義的英語還有 hooker (其實是想說衣架 hanger/掛鉤 hook)、medicine shop (藥店 pharmacy)、tomato sauce (想說小包的番茄醬,正確叫法是 ketchup)……

再後來,Neil 聽到留子說出多么矚目地震的詞,也不足為奇了。

You mean...right?他會這麼問,或者讓對方詳細描述一下想說的具體是啥。

Dr. Sarah 是美國大學的文學教授。

她的 writing seminar 是所有大一必修課,所在的學校又是個很受國際生歡迎的公立大學,所以課上有不少留學生。辨認他們的方法之一就是郵件,非常兩極分化:

一類人禮貌得堪比莎士比亞,開篇祝您有愉快周末/身體健康/希望這封郵件能給你帶來好運,中間彎彎繞繞地表示自己有一個小小的請求,但如果教授忙的話不做也完全能理解,結尾瘋狂道謝並且 looking forward to hear back from you.

另一類:Hi teacher, can you help me with XXX

Dr. Sarah:……

當然,自從 ChatGPT 大火之後,Dr. Sarah 發現有大量原來屬於後一類的同學,突然變得禮貌了。原因嘛,懂得都懂。

Dr. Sarah 本人對於用 GPT 回復她也沒意見,好歹證明留子們願意花幾秒鐘時間調教 AI 搞出一個彬彬有禮但是宛如機器人的回答。



但是實,下次記得把開頭的 Here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your email 還有結尾的 Best regards, [your name] 改掉,好嗎?好的。cr.:小紅書 @叫我李蠻蠻啊

白人女孩 Hannah 覺得中國留子就像魔法師——她永遠無法理解 ta 們做的某些事,但管他呢,只要自己能享到口福就行!

比如留子女孩能碾壓她們這群樸素美國大妞的穿搭——精緻的小裙子小皮鞋,小皮衣闊腿褲高幫靴搭配好的暗黑系列套裝,甚至還有搭配好的耳釘項鏈唇釘……

不是,這只是早八的課耶,你們美得有點超過了吧?

留子們在外美得氣場全開,Hannah 心裡已經做好了“看來留子都是狠角色”的準備。

所以,當她的留子室友第一次和她說要請朋友來家裡開 party 的時候,Hannah 一心以為他們要大喝特喝然後勁歌熱舞甚至飛。

為了避免搞得太過火,Hannah 提前問了留子朋友的 party 計劃。

結果對方說:嗯,我們打算去亞超買點麵粉肉還有火鍋底料,回來大家一起包餃子煮火鍋吃。

Hannah:……? 然後呢?

留子:哦對,我們會玩劇本殺,你懂,就是桌游。

Hannah:……好,有什么我要注意的地方嗎?留子:emmm……到時候油煙味可能會有點大,會觸發煙霧報警器,你隨時準備逃就好。抱一絲哈。

然後 Hannah party 當天看到最激烈的場面大概是兩男生玩兒某榮耀的時候貢獻了很多國罵。她還吃到了史上最美味的中餐,就是有點辣。

Gosh,我愛中國留子,酒足飯飽後的 Hannah 心想。

說實話,白人小哥 Josh 真的不明白為啥班裡那些來自東方古國現代化城市的留子,要來這個鳥不拉屎的村里讀書。

他聽他們抱怨基本等於沒有的公共交通系統,抱怨四下里沒有一家好吃的外賣,抱怨離最近的 Walmart 和 target 要開車一小時。

這些 Josh 也認,但畢竟他從小在這里長大,他已經習慣了。但,他不知道為啥會有人專門跑來這里吃這個苦。

一定是他們付不起本國的學費吧!他自作聰明地想。然而,上網查查,他發現留子在國內上學要便宜幾個數量級。那,是他們拿了獎學金?並不,他很快就從和留子的對話那里得知他們付著比本地人高出幾倍的巨額學費;而正是這些學費,撐起了自家學校的財政。

Josh 又想,難道他們老家更不方便?他很快在 tiktok 上刷到了酷炫的穿樓而過的重慶火車,無處不在的地鐵和共享單車,還有讓他口水直流的美食。

莫非他們在自己國家混不下去?Josh 的室友是個留子,兩人關係鐵起來之後,室友給他看了自己家裡的房子:好傢伙,大平層,有自己的房間,有貓狗,多還是企業高管。Josh 百思不得其解:你們千里迢迢跑來受苦,到底為啥?

在 LA 長大的黑小伙 Martin,從小見慣了街頭的打打殺殺。家里爹欠債媽飛?,他沒事就和兄弟在黃昏的 downtown 隨機攔人要點生活費。

那天他和一幫哥們踩著滑板在韓國城附近晃,這里學生崽多,好拿捏又有錢,他希望能刮到點油水。但那天運氣不好,他們晃蕩了半小時一無所獲,有些焦躁。

就在這個時候,迎面走來一個形單影只的

亞洲臉小孩。Martin 和兄弟們上下打量對方,看著小小一個,手里沒拿手機,也沒背包,看來是個窮鬼。他心里罵罵咧咧,垃圾話很快從腹誹變成了口頭輸出:Yo Ch\*(歧視詞語)!

亞洲臉小孩也意識到他們的存在,眼睛里有點害怕,但一聲不吭,加快了腳步。Martin 想逗逗 ta,拉著一波兄弟堵路:Yo,哥幾個沒錢吃晚飯了,給點?

小孩眨巴著眼睛,看起來還是沒聽懂。

Martin 更無語了。你幾歲?哪兒來的?他問。Advertisements

這回亞洲臉小孩聽懂了。I am seventeen years old. I come from China. 他認認真真地說。I came here to go to school.

你有錢嗎?Martin 直接問。十刀?五刀?多少都行。

小孩搖搖頭,並且把襯衫兜一個個翻開。I don't bring cash,他說,I am sorry.

Martin 和他的兄弟們面面相覷。小孩以為他們不相信,結結巴巴解釋說他還要回去寫作業……

“這肯定是個中國人。”Martin 笑出了聲,對他的兄弟們說。他看著暗下來的 LA 天色:Hey kid,下次別往這片兒來,不是啥好地方。走,哥幾個送你回家。

以上就是常見的一些美國人被中國留子反向“culture shock”的瞬間,你身邊,也有這樣的時刻嗎?

# 從中國走私兩噸芬太尼原材料入美 華男或被判無期

美國中文網報導一名中國籍男子近日在得州被捕並被起訴,聯邦官員表示,他涉嫌參與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芬太尼前體走私案之一。

得州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周一下午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48 歲的方敏蘇(Minsu Fang,音譯)于上週三被起訴,被控四項密謀進口、出口和製造芬太尼的罪名。

根據聯邦指控文件,方敏蘇及其同夥將用于製造芬太尼的原材料從中國運往美國。這些芬太尼前體最終被運往墨西哥,在那里它們被製成芬太尼藥片,然後被運回美國銷售和分銷。

調查人員說,方敏蘇和他的同夥通過在包裝上貼假標籤,對產品內容撒謊,並將其與其他產品混在一起,逃避邊境執法部門的攔截。因此,這些貨物在未經抽查的情況下獲準進入美國。

檢方稱,在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特工們在得州的拉雷多(Laredo)查獲了大約 100 批貨物,其中包含超過兩噸的原材料,足以製造數百萬顆藥丸。方敏蘇於 6 月 19 日在紐約被捕。

司法部長加蘭德(Merrick B. Garland)表示:“我們指控被告從中國進口足以殺死數百萬美國人的芬太尼前體化學品。芬太尼是美國有史以來面臨的最致命的毒品威脅,司法部致力於打破全球芬太尼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

聯邦檢察官哈姆達尼(Alamdor Hamdani)稱,方敏蘇團夥生產的毒品可能最終流入了休斯敦,但他們無法確定。檢察官進一步敦促父母與孩子就芬太尼的危害進行對話。

哈姆達尼說:“有些孩子認為他們服用的是 Percocet、Oxycodone 或 Adderall。因為那些藥片是一個朋友給他們的,他們不知道那些藥片中含有芬太尼。結果這些孩子第二天就不會醒來了。我們對父母們的請求是,不要讓一粒藥成爲死刑。”

方敏蘇是一名中國公民,定于周二上午在聯邦法院出庭。如果罪名成立,他每項罪名將面臨最高終身監禁,還可能被處于 1000 萬元的罰款。

